

<<欲望之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欲望之门>>

13位ISBN编号：9787535422668

10位ISBN编号：7535422667

出版时间：2001-11

出版时间：湖北长江文艺

作者：李良

页数：4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欲望之门>>

内容概要

本书不是一部简单的官场小说、反腐小说、权欲、钱欲、情欲的杂烩小说，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力作，是我们当下社会一切含有欲望的人的一桌王八大餐和一桶健胃消食的香甜药汤。

作为"欲望三部曲"，作者又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人欲的破坏性。

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版的"红与黑"。

本书是作者的长篇小说"欲望三部曲"之一。

作者以放纵、洒脱之笔，书写下洋洋40万言，着力以作家个人独有的思考，个人独有的笔墨，将委婉而又犀利、抒情而又充满叹息的笔端，深入到我们这个充满各色欲望的社会背后，去描绘、揭示欲望者的嘴脸与根源，将各层、各方欲望舞蹈者们的步态、姿式、言说、思想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虚伪歌舞、明争暗斗、床第之争、淫娱之乐、权力之变、钱权之换等等。

大凡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听到、想象到的欲望行为，都在书中进行细腻的描绘与刻画。

如同《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从最底层奋斗出来的瑞达公司董事长肖寒，在完成对金钱的控制之后，因为遭到居委会主任和派出所所长的一点讥落，便唤醒了他骨子中对权力的占有欲望，于是怀着飞蛾扑火的不懈精神，开始利用金钱做刀枪剑戟，向权力场发起一次次的冲锋攻击，以在变革的时代中，拿金钱去抢占权力的滩头。

在这冲锋的过程中，爱情只是攻陷的策略，而性与淫欲，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人性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无非就是深秋中的残留花朵，稍有风雨，它便脆弱地飘零谢落。

在人们永恒的对爱情的憧憬中，作家却又冷眼旁观地展示了肖寒与女秘书丁蕾的自觉性爱，唐晓帆与马红红、孟小惠的占有式性爱，方天舒与杨小青、刘冉冉的享乐性爱，从而书写了爱情神话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与消失，使读者再一次看到欲望对美好的摧残与打击。

<<欲望之门>>

作者简介

李良，先后毕业于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云南师范大学。
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水利文协文学分会常务理事。
198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有小说、报告文学、电视剧本、散文、文学论文等百万字面世。
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臭弹事件始末》、《英雄泪》，短篇小说《运气》等。
曾先后荣获"昆仑"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项。

<<欲望之门>>

章节摘录

肖寒他们进去的时候，开场白早已进行完了，微醺中正起哄叫捣腾时装生意的常大顺贡献他的“孤本秘藏”。

“大顺，又搜集到什么新玩艺儿没有？来一段给大家伙乐乐。”

不知谁这么喊了一声，大家立马跟着来一个来一个地大声附和起来，显然这是能够让大家开心的保留节目了。

常大顺眨巴眨巴眼睛站了起来，这哥儿们有个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喜欢到处搜集社会上流传的各种/顷口溜和笑话，他清清嗓子高声说：“我先说个在北京听到的关于当官们的顺口溜。

再讲前天在山西听到的一个笑话，哈哈，包准你们笑死人。

大家就忍不住催他，“你他妈的别卖关子了，快讲吧。”

常大顺鸡啄米似的点点头，手朝后一背，摇头晃脑地开了腔：“当官不怕喝酒难，万盏干杯只等闲；鸳鸯火锅腾细浪，海鲜烧烤走泥丸；桑拿按摩周身暖，麻将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在叫好声中，常大顺满脸得意，看也不看顺手端起一个杯子，喝口茶润了润嗓子，又开始绘声绘色地讲开了。

“有这么一家儿，两口是恩恩爱爱甜甜蜜蜜。

可惜呀，男的英年，‘枪’却不知道咋给捣鼓坏了。

这一来，牛掉到井里边，有劲使不上，可就苦了家中如花似玉如狼似虎的老婆了。

后来，他老婆实在忍不住了，就想弄药给他吃吃试试看。

买回来后，又担心死要面子的老公不肯吃，就把药悄悄放到了面条里。

谁知这天男的在外边喝多了，进门倒在床上就见周公去了。

她老婆把面条端来，左喊右喊都弄不醒，一生气把面条朝床头柜上一扔，也气哼哼地上床去睡了。

第二天俩人醒来睁眼一瞧，你们猜怎么着？面条他妈的全都在碗里竖着站了一夜，到早上都还硬邦邦的呢！”一阵哄笑，靓妞儿们闯过世界的就和男人们一块儿笑，初上道儿的就低着头红着脸偷偷地笑。

“喂，我说你他妈吹得也太玄了，什么药，能有那么大的劲儿？”一位显然“玩”过药的大声笑着质疑。

“不信了不是？我告诉你，这药是她托人在咱省城鼎鼎大名的灵芝堂大药房买了捎回去的。”

“放你妈的臭狗屁！”灵芝堂大药房老板杨天站起来笑骂道。

不过他并不真的生气，因为他的药房里真开有这么一个性保健药品专柜。

这种药，普通人是不会轻易光顾的，挣的就是这些大款们的钱，正好，借这个机会做做广告。

他站起来，说：“不过，我们灵芝堂大药房的药，效果确实他妈的棒！哪位需要，不妨买点试上一试，量大优惠。

“还是你小子自己留着用吧！”大家一起笑骂道，“这几年，你开的药房把人家国营医院挤兑得都快要集体上吊了，钱早赚海了，还嫌不够？快收起你的把戏，还是给大伙讲讲你上个月在哈尔滨的奇遇记吧。

“看透不说透，才叫好朋友。

杨天讪笑着清清嗓子，说，“那他妈的是6月份的事，我到哈尔滨去进货，刚在饭店住下，敲门进来一个俄罗斯小妞。

起初，我还当她是饭店雇的服务员呢。

后来，连说带比划地弄了半天我才整明白，原来是只‘洋鸡’。

一整明白，咱也来情绪了，瞧他妈的同样是人，咱中国的妞儿，个个瘦得跟受气媳妇似的，整个叫干柴棍。

再瞧人家那身上的肉，一动乱颤乱跳的，准赛弹簧床舒服。

还有那胸，那大腿，啧啧啧……”和杨天一块来的“蜜”，和大家一样若无其事地听着笑着。

“你说人活着干什么？不就是吃、喝、玩、乐四个字嘛！没有钱，也就不说了；有钱，不花死了也带不

<<欲望之门>>

进棺材里，他妈的，上!得说咱哥儿们近水楼台先得月，跟补药离得近，身体养得棒，一番折腾下来，那肥洋妞爽得跟杀猪一样直哼哼。

临走，讲什么也不要钱。

说自从到咱中国后，第一次得到满足，笑咪咪地非要再送我一把卢布。

”杨天跷起一条腿踩到椅子上，把手一摆，“什么话，咱能要她的钱?得，去吧，两不找!喜欢得肥洋妞晃着大屁股出去了又转回来，‘啪’，在咱脸上美美地亲了一口，硬着舌头说了声‘古得儿拜’，才又屁颠屁颠地走了。

”杨天连说带编地讲完，大家又是一阵笑骂。

常大顺眨巴着眼扬手说：“球，你还为国争光嘞!不看看你的干巴样，亲一口，别是嫌你蜡枪头扇了一巴掌吧?”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杨天说声：“我叫你小子嘴损!”跑过去揪常大顺的耳朵，常大顺往下一闪，躲了开去。

杨天不依不饶，在餐厅里追了起来。

一不小心，杨天的大皮鞋踩到了不知谁带来的“蜜”的脚尖上，“蜜”立马疼得失声叫起来，泪花直打转转，“操……”张口就要开卷。

杨天头也不回，顺手从口袋里抽出张一百元的大票子，朝桌子上一甩，那“蜜”伸手抓过来朝口袋里一塞，立刻不吭了。

杨天正要再追，常大顺却不见了。

忽然，听见杨天的“蜜”笑骂道：“问你妈去。

”原来，趁杨天扭脸的工夫，常大顺从桌子下面钻过去，半真半假地问杨“蜜”杨天吃的药是不是真的那么神?结果招来杨“蜜”的臭骂。

杨天发现目标，直扑过去，扭住了常大顺的耳朵，疼急的常大顺跺脚骂道：“哎哟，你小子真拽啊?老子可全凭这招风耳招财进宝呢，弄坏了，跟你没完!”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不知谁眼尖，瞧见了肖寒，高声叫道：“都静静，瞧我们的头儿来了，还给我们带了一个漂亮嫂子。

”众人立时安静下来，抢着过来和肖寒握手，连杨天和常大顺避免了两人的尴尬，但又觉得于心不甘，说完，又接着说：“我这个人，最大的快乐就是帮朋友把想做的事做成。

明天一天我都有空，肖老板要得闲，去我公司里坐坐。

现在，咱们还是进去吧，丁小姐都要等急了。

”俗话说，听话听音。

看来，叶志文有帮自己忙的意思。

凭实力，他也完全有条件参加竞争，为什么要把这种好事拱手让人呢?肖寒离开叶志文后，心里一直都抱着疑团。

不知叶志文又有什么消息要告诉自己，到了跟前，叶志文小声说：“刚刚唐晓帆和方天舒来了，在楼上皇上皇包间里。

”肖寒说：“我进去瞧瞧，打声招呼。

”旋即又补充了一句，“我和唐晓帆也算是老熟人了。

”叶志文点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

肖寒敲门进去，唐晓帆彬彬有礼地起身笑着抢先打招口乎。

握过手后，拉肖寒在身旁坐下，说：“早知你也来这里玩，我们就等你一道了。

”肖寒忙说：“朋友在这里举行聚会。

”方天舒眼睛始终盯着卡拉OK画面：沙滩上，一个身着三点式体态丰腴的妙龄女郎正在装模作样地扭来晃去。

他头未扭，把烟使劲在烟灰缸里一拧，笑了一下说：“跟你们这些大款一比，我们这些坐机关的，都快成讨饭的了。

”肖寒忙说：“方书记才华横溢，三十出头，就是我们全省青年人的领袖，您才是鹏程万里呢!”肖寒眼见方天舒的眉梢一动，眼角滑过一丝得意的笑，把脸扭了过来，忙伸手过去。

方天舒施舍般用指尖在肖寒手掌上漫不经心地放了一下，就抽走了。

肖寒的心隐隐刺痛了：“瞧他这个样子，我就是再拥有一亿元的资产，在他眼里也同样是算不了什么

<<欲望之门>>

的。

假如，我只是随便哪个厅的厅长，他会这样对我吗？”想是这样想，肖寒脸上的笑却更谦和了。没有这两下子，还能在中国做成生意吗？肖寒扫了一眼，这间皇上皇是天龙饭店最豪华的KTV包间，装修考究，所有的灯光和音响都是进口的名牌产品，特大型投影上安装着先进的打分系统。除此之外，还配套有两个休息间，里面有单独的卫生间和桑拿浴室。房间的包金是每小时一百元。

今天晚上，和唐晓帆、方天舒两个人一块来的还有两个靓妞，偎在唐晓帆身上那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子肖寒见过，和唐晓燕一个单位，也是省歌舞团的，名叫马红红，是个小有名气的通俗歌手，得过G省电视通俗歌曲大奖赛的银奖。

就像人们常说的干什么烦什么一样，马红红对在这种场合唱歌是不感兴趣的。她来这里的目的简单明确，就是为了陪唐晓帆。她随意地半躺半靠在唐晓帆怀里，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见多识广和洒脱。跟着方天舒的女孩子，从气质到打扮再到一见生人就拘束就难为情的样子，一瞧就是机关里想追求进步的小女孩儿。

肖寒知道，自己在这儿呆久了是要讨人厌的，闲扯几句忙起身告辞，说：“唐老板、方书记，你们开心玩，单我买了。下面还有点事就不陪二位了。”

唐晓帆犹豫了一下，说：“让你买单，多不好意思的。”

肖寒说：“我和这里的老板熟，买单可以打折，唐老板就不要客气了。”

唐晓帆很快下定了决心，说：“好吧，既然这样说，就让肖老板破费了，改天我做东请客。”

说着话，把马红红给抱到了腿上，手，旁若无人地随随便便朝马红红本就极短的黑色皮裙子里伸了过去。

马红红“噫”了一声，就不再吭了，伸出胳膊，勾住了唐晓帆的脖子。

唐晓帆顺势又在她脖窝里亲了一口，马红红的身子立时像搓麻花一样，在唐晓帆的怀里扭动起来。人的情绪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跟着方天舒来的那个机关小妞儿，脸上给潮得红红的，偷偷瞧了马红红一眼，也把有点发软的身子靠到了方天舒的身上。

方天舒柳下惠似的，没有一点反应，腰板挺得直直的，手里拨弄着遥控器，胡乱点着歌。

老康的媳妇是个又蠢又懒的胖婆娘，仗着老康是个有实权的局长，家里有吃不完花不完的钱，原先在一家工厂上班，嫌每天起早上班辛苦，干脆就辞职在家里干歇着。胖婆娘不会生养，整天抱着一只波斯猫当儿子来亲，对于虹横挑鼻子竖挑眼，吆五喝六，一刻也不叫闲下来。

于虹是那种很能吃苦也很要强的人，宁肯多累点多干点，也不想叫她说。不过，相比较起来，于虹倒觉得她比老康更能让人忍受一些。

同样肥的老康是深谙为官诀窍的人，他的为官原则是：对上要软，对商户要狠，平时见着领导包括上级机关的一般办事员，永远是一副点头哈腰嘿嘿直乐的憨厚相，但扭脸整起辖区的商户来，却是要多狠就有多狠。

他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著名口头禅：“要弄，就弄他个倾家荡产，看以后谁还敢跳？”商户们提起他来，又恨又怕，背地里咬牙切齿恨不得咬他两口，见面却又不得不处处赔着小心。说起来，一个区的工商局长也就是个科级，但由于善用权力，把商户给揉搓的得像面团一样服服帖帖，整天都是他点饭店请客，别人付钱。

除下来早餐在家对付着吃点外，中午、晚上基本上都是在外面的酒桌上度过的。每天晚上回来，都是满嘴喷着呛人的酒气，冬瓜脸喝得通红通红，脑门上给灯光一照，泛起一片明晃晃的油光。

胖婆娘视麻将如命，每天晚上，人不到半夜是不会回来的。

所以，老康回来，只能由于虹过去给他开门。

老康就常常借酒盖脸，故意把身子给翘起来，趁于虹不注意，不是脸上拧一下，就是在腰上摸一下，弄得于虹听见他敲门就吓得不行。

<<欲望之门>>

门一打开，就远远躲在一边，免得吃他的亏。

老康却越来越胆大，有一次，于虹洗澡忘记把门插死，他竟腆着脸拉开了门要挤进去，要不是于虹沉着，一把将他推出来，还不知道他要做出什么样的坏事来呢。

也就是那天，于虹在卫生间委屈得大哭一场，等她揉着发红的眼睛走出来时，只见老康斜躺在沙发上，用手支着脑袋，两只眼色眯眯地盯着她。

她下意识地一悸，用手抱住了像怀揣两只鸽子一样丰满结实的胸。

老康瞧她害怕紧张的样子，嘿然笑出声来。

.....

<<欲望之门>>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个朝气蓬勃而又步履维艰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了欲望与困惑的年代。

正是无数欲望的汇聚推动着社会的前行。

然而一旦失去理性的约束，缺乏法律的规范，欲望却可能变成罪恶的渊藪，有如洪水猛兽，因此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了狐假虎威、贪婪无度的书记夫人姚咏诗，纨绔子弟唐晓帆，看到了在官场如鱼得水的新型官僚方天舒，五毒俱全、为害一方的公安败类刑继民，也看到了商界奇才、却“官”令智昏的当代“于连”肖寒…… 这部小说读起来令人震撼，弥足厚重。

<<欲望之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